

新书推荐

名著再译降低阅读门槛 周刊精选汇聚学者哲思



《小王子》 [法]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著 许美达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不同于市面上的其他翻译著作,许美达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用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小王子》进行演绎,大幅降低了名著的阅读门槛,让读者无压力享受阅读名著的乐趣。她用时而幽默、时而柔情,时而理性、时而感性的笔调,把小王子呈现给读者:“小王子总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情感丰富,他爱过,也被爱过,他从不拖泥带水、犹豫不决,他不懂,就去追问;他懂了,就去弥补……小王子拥有把沉重转化为快乐的能力,这,很珍贵。”

本书采用以淡粉色与淡蓝色为主色调的童话配色,搭配48张精修的原版插图,以及舒朗的排版页面,让读者在翻开书籍的瞬间,就仿佛走入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大学,有什么用?》 [法]斯蒂芬·科利尼 著 张德旭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大学教育陷入困境,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误解,重现大学教育的本质与价值?一个核心问题,十个与之紧密相关的热点。在本书中,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斯蒂芬·科利尼直面当今大学教育的困境,探究人文学科的本质,为我们悉心梳理英国大学的历史、人文学科的品格,对目前“政府、公众与大学”的关系做了犀利的分析,并指出在“大学公司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它和当下的我们息息相关。大学是绝大多数人求知知识、完善人格的重要一站,因此,我们需要翻开这本小书,重新思考这个于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思想的、教育的、科学的、文化的角度感受大学的价值和重要性。



《复调世界》 《信睿周报》编辑部 编著 中信出版集团

《信睿周报》是中信出版集团出品的一份关注思想与艺术的出版物。它以人文精神为立足点,关注由当下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前沿议题,以学术随笔、访谈、书评、纸上展览等方式呈现全球思想界和艺术界审视、回应、参与这些议题的尝试,主打打破学科界限、尊重多元文化,尝试建构一个充满思想活力、积极关怀现实的精神世界。

该书精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回应时代问题的文章,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期望呈现世界的多样性和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全书分作“人的境况”“重建连接”“在世界中”“经历未来”4篇,连缀起25位学者的视野,他们关心思想的交锋,更关心学术和现实的连接。



《百合花摇曳》 舒行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日常植物之美与日常生活之美,并不会等着你去偶遇,而是需要一双保持敏感的眼睛,主动去无形的宝藏中采集。植物无疑能让人活得更美好,是生活中甘美的存在。作者也告诉读者,生活多艰,我们也要喜欢生活,苦涩的晦暗与甘美的希望是共存于生活之中的。

本书包含20余篇丰富灵动的自然手札,无论四季生活还是岁时风物,都是自然的恩典和奇迹,简单的生活反而是精神的安栖之所。同时,本书还特别收录舒行拍摄的100余幅风物照片,尽显自然、四季与节令时序之美。(云外)

长篇报告文学《特立笃行》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日,取材于我国特种设备领域的长篇报告文学《特立笃行》出版发行。

俗称为“八大金刚”的特种设备,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八大类,均与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这本书长达20万字,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由资深新闻人和有关专家撰写。作者运用生动、细腻而又富有张力的笔触,多侧面地展示特种设备人的别样风采,形象讲述特种设备安全建设台前幕后的故事,同时还有通俗易懂的知识穿插和发人深思的事故剖析,不失为一部难得的专业性、知识性与可读性有机结合的好作品。(解小燕)

小说《红房子》出版

本报讯 日前,长篇小说《红房子》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吴晨阳为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上市20本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革命先驱先后来到铁路大院的红房子,教工人识字,给工人讲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工人起来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这里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个工会组织和山东省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企业党支部,也是济南首个公开活动的基层党组织。小说讲述的“红房子”的故事,取材于这段血与火的历史。

据悉,该小说入选山东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济南市海右文学精品工程扶持,是济南出版社的年度重点选题。(陶越)

在《读书与藏书》《坐拥书城》等“书房之书”中,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

通过书房小径,抵达思想彼岸

阅读提示

学者的书房什么样?作家的书房又是什么样?通过“书房之书”,读者能对他们的阅读生活一窥究竟。

本报记者 陈俊宇

“理想的书房,最好既舒适,又方便,还整洁。书应该是用来阅读的,而且应该在舒适的环境中阅读。”

早年间,书评人、作家绿茶曾参与一个书房走访系列活动。后虽搁置多年,他对此却一直留有念想。2019年,他重启走访,走进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化名家的书房。第一站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夏晓红夫妇的书房。客厅、餐厅以及通往厨房的墙体都是书架,书越来越多,想找的书也就越来越难找到,于是陈平原就有了关于“理想的书房”的感慨。

肖复兴、梁晓声、韦力、阿乙、罗新、鲁敏、梁鸿、赵薇……绿茶走访了27位中国当代文化名家的书房,并与他们展开深度对话,集结成《读书与藏书》,于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出版。

两个月后,另一本关注“书房”的图书《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出版,通过董强、韩茂莉、张慧瑜、曹文轩等15位北大学者的书房,展现各学科名师的风采和他们的学术人生。

这些“书房之书”,如绿茶所说,“通过书房这条小径,抵达思想的彼岸,在他们构建的

知识地图中,找到人与书的共情之源。”

风景

书店店员、书评编辑、图书出版人、“绿茶书情”公众号作者、好书榜评委……这些年,绿茶的工作基本上都与书有关。揣着速写本和画笔前往友人处探访书房,也成了他自然而然去做之事。

“这缘起于个人兴趣,因为喜欢书,也乐于去欣赏别人的书房风景。”绿茶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我这么乐此不疲,还是因为突然有了画画兴致,觉得用画笔描绘下来,更符合自己对书房的想象。尽管有些书房很乱,但在我的画笔下,自有一番乱中有序的风景。”

目前出版的“书房之书”,大多是以摄影照片作为配图,绿茶则是“画书房”。“手绘书房带有个人的观察和审美,甚至还有创作的成分,有一种趣味性。自从我开始画画以来,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会收录自己的手绘作品。”他很是喜欢这样的组合。

“书房实景+名师风采+阅读故事+推荐书单+书房伴侣”——《坐拥书城》则是另一种组合。

“书房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书房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就不仅要让读者见物,更要见人。我们更希望读者能因此多读一点书,能从这里获得学习动力。”该书主编、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任羽中告诉记者。

独特

“您的阅读路径是怎么样的?”“您的书房

是如何成长为今天的样子的?”这是在对谈中,绿茶常常好奇之事。为何如此?

“书房的构成一定代表了书房主人的精神底色,而我喜欢从阅读史谈起,也是希望从中找到书房形成的路径。”绿茶作此解释。

绿茶探访的书房主人中,60年代生人居多。“尽管他们的阅读史多数相似,但每个书房主人都会找到阅读和自己的连接方式,最终每个人都会成为独特的自己。”绿茶说。

要说独特性,《坐拥书城》以“北大学者书房”为视角,去体现北大的自由学风与兼容并包,体现“有思想的学问”。“‘学者书房’不仅是学者的私人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大学的‘家底’。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精神气质,不同的学术风格。”任羽中认为。

他进一步说道,“无论在艰难困苦的岁月,还是在众声喧哗的当下,学者们没有迷茫、没有焦虑、没有仓皇,依然自如、自在而充盈地生活着,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在这本书中都能够找到答案。”

绿茶在大量的书房之旅中发现,学者的书房普遍书多且杂,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更是有丰富的谱系化书籍;作家的书房是另一番风貌,文学写作者不拘泥于一个谱系或某一专业,多是博采众长,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书,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社会、经济……

“像韦力、方继孝、胡洪侠这些藏书家的书房,又是另一道独特的书房风景。每每走进这些大藏书家的书房,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绿茶恨不能一次性饱览个够,“但往往打开一本书就欲罢不能”。

堡垒

每个读书人都会面临清理书房的问题,会率先被清理出去的,就是那些看完觉得不值得留的书。作家鲁敏说,“对于写作者而言,自己的书能进入别人的书房,才是我最大的理想。”作家梁鸿也说,“我想霸占你的书房”,应该是对写作者最大的警醒。

作为“书痴”与写作者,绿茶对此很认同。“书房是写作者最后的堡垒,如果一个写作者不能把自己的书留在别人的书房,那这种写作有什么值得提倡的呢?”

与书房清理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是,当一个人离开之后,他的书房怎么办? “爱书人都很痴,很少能提前做出应有的‘断舍离’。”在绿茶看来,这几乎是无解的问题,很少有人有合理的解决方案。

“对学者个人而言,藏书的过程,或者说书房的生命周期,其实和学者的学术生命是同步的。书房就像花一样,总会凋零,会湮没。学者怎样把自己的学问以及藏书,及时地传承下去、散播开来,这是很重要的事。”任羽中认为,“书房不一定能留给子女,也很难被公共图书馆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我们记录、出版、宣传,也是有历史价值的。”

有爱书之人,就不会少了“书房之书”。《坐拥书城》会延续出版,也会有新的思路与风格。

说回“理想的书房”,绿茶希望是“家之外独立的空间,那里只有阅读、写作、会友”,而他的书房,就是一个读书人的自然成长状态,是30多年来阅读生活的真实体现。

历史和人的面孔

钟兆云

曾纪鑫的历史文化散文、纪传体作品,产量高、质量上乘,在全国独树一帜。

不管是袁宏道、俞大猷、邓拓的长篇传记,还是《千古大变局》《千秋家国梦》《一个人能够走多远》这类中短篇作品集,曾纪鑫总是可以让作者触摸到历史的一张张面孔。不知曾纪鑫从何时开始喜欢触摸历史老人的脸,只觉得他比一般人触摸得更多、更深、更亲、更到位,也更机密,越摸越有感觉,所以干脆以“历史的面孔”作为一本书的名字。

历史的面孔总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沧桑过度、新意缺失,年深月久,固化得似乎与生俱来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回事,就这么简单粗暴地被一锤定音。官方或主流勾勒起斯人斯事的轮廓、主线后,那些褶皱、深邃、曲径通幽,不是被一笔带过,就是被试图遮蔽。然而,历史的吊诡和好玩之处,就是能如同考古那样发掘。层出不穷的好事者和有心人总能那些被雨打风吹去的杂碎朝夕拾,拼凑成一个相对可信的面孔,让人明白,在围绕国家、时代、精英的宏大叙事之外,其实还有众生的沉浮。

从《历史的面孔》,可看出作者爬梳史乘的功力和创作的稔熟,恰如苏东坡当年主张的那样,“如行如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比如,他在文中恰到好处地收录了辛亥革命后武汉流行的小曲:“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把清朝的铁桶江山断送了。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厂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了革命根苗。”纪鑫借之咏叹,我读到时也是会心一笑。

文无定法,但曾纪鑫显然是用心用情用力来做文章的,他写过小说,做过戏剧,也会评论,以我之见,最重者还是历史文化散文和纪传体作品,其写法、技巧颇值得研究,而其丰富的艺术人生又与其人品相得益彰。

曾纪鑫这个人,这张面孔,要比他笔下一些“历史的面孔”更鲜活、可爱、耐人寻味;不会阴阳怪气,而是春光明媚;不是满脸油腻,而是眉清目秀;不会故作深沉、自命不凡,君子坦荡、温文尔雅是他的底色。楚人,闽人;文人,学者;严谨,想象……这几组关键词,共建了纪鑫的精神世界。湖北人的九头鸟气质结合福建人的山海综合性格特征,使得纪鑫这些年在福建的工作、生活、写作如鱼得水。有了两个故乡的人,笔下也便多了两个故乡的大地、山川、人物和乾坤,成其广大和卓犖。

我和曾纪鑫相识相知,是他作为人才引进厦门多年之后,几次交往,觉得彼此可以亲近,偶尔也互相吹捧共同提高。他书中,作品里呈现的一些面孔,我虽然陌生或只知道个大概,但因相信他的人品,哪怕只是一家之言,也断不致信口开河、生吞活剥、东拼西凑、毁人三观,所以乐于根据他的导游、导读,带上一份新奇,随他走进“历史大观园”。

曾纪鑫刚退休,作为一个从骨子里热爱写作的人,他的第二场人生才刚开始呢。福建的传记文学界,因为有你这张文学气象十足、辨识度极高的面孔,而多了一份灵动。20年后,已经有了



“阅读空间”品书香

近年来,山东淄博市积极拓展城市阅读空间,全力打造“15分钟阅读圈”。目前,淄博市已建成近300家新型公共阅读空间,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图为日前,读者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海岱楼钟书阁读书。

徐舟 摄/人民图片

《我们仨》的二十年

苏墨

2003年的六七月,我的老家沈阳天还不热。“非典”刚刚结束,停课了小一个月的学生们重新回到课堂。那时我即将升入高二,学业还不算紧张,加之还没收心,班里流传着各种“闲书”。《我们仨》是其中之一,也是20年后,我依然难以忘却当年阅读体验的唯一一本书。

书中超越生死的至情至性和与之相得益彰的完美表达,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家的意义。而更震撼我的是其中的大悲哀、大遗憾、大透彻、大平静,波澜不惊却又汹涌澎湃,杨绛先生极致克制的文字打开了我生命体验的一扇大门。当年,还是花季少女的我一连哭了快一个月,枉自嗟叹这一场平凡又伟大生死离别、生命无常。

前两天,我在书店看到《我们仨》出版二十周年纪念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小小吃了一惊:“已经过了20年?”细算一下,杨绛先生离开我们也已7年,值得庆幸的是,这部既不煽情也无“内幕”的回忆录却依然被无数的新读者捧读,且常读常新,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再读,我不禁再次感慨那句“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20年后,已经有了

“我们仨”这样小家庭的我,泪如雨下。

书的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不足两页,却引出了后面关于“失散”的“万里长梦”。

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杨绛先生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这一梦境的书写,展示了先生的大智大勇。一个92岁高龄的老人,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意志,才能把生死离别包含含蓄节制的文字,给读者以温和宁静的感受而不流于煽情?

到了书的第三部分,杨绛先生“在点点滴滴的往事回忆中,与锤书和圆圆又聚了聚”,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的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写到动情处,杨先生泪滴洒落纸上,不能自己。

平实感人的文字,书写着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的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们仨”个个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生活细节历历在目。最终,“我们三个失散了”,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这是《我们仨》结尾的一句话。“很可能所有仍正常活着的人都不知

道家究竟在哪里,但是,其中有少数人已经看明白,它肯定不在我们暂栖的这个世界上。”作家周国平如此解读。

是啊,家是我们的来路与归途,是在人间的挣扎庇护,也是别离时的牵挂寄托。

20年来,《我们仨》已累计销售近千万册,还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多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遵照杨绛先生生前嘱托,本书所得版税全部捐给了她在母校清华大学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资助优秀和家庭清寒的学子好读书,读好书。

此版纪念本新增附录《我们仨拾遗 失散了的时光》,收录杨绛先生与“我们仨”相关的回忆文章三篇,还增补了家庭照片、日记、书信、手札等珍贵图片资料30余幅,图片旁边则是杨先生“一个人打扫战场”时写下的思念文字……拾遗中包括一封珍贵的书信——这封信是当年为隐瞒女儿去世的消息,杨绛先生冒充钱媛写去安抚病重的钱锺书的,当时钱媛已辞世五日——看过此信后,天天问“阿媛”的钱锺书,再未问过。杨绛先生知道: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她模仿得再像也无法还原出女儿的字迹……

然而,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打动人心的力量,就来自于先生书写的,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的,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